

63 龍捲風

整個下午，空氣非常潮濕，而且出奇的寧靜，氣溫一直在華氏九十度左右徘徊。老一輩的人擦擦額頭的汗，知道他們的麻煩要來了。

天黑時、雷聲隆隆大雨傾盆，龍捲風來了。

一股龍捲風捲走了一輛汽車，造成五人死亡；另一股摧毀了聖路易和舊金山之間鐵路邊小鎮的房屋；第三股將一輛行駛中的轎車吹翻，車主受到致命的內傷。

晚上九點時，在一座偏僻的農舍裏，一位高大的黑髮婦女從廚房走進客廳。她彷彿聽到前面院子裏有汽車聲，可又認為可能是自己的幻覺。一個心智正常的人，不會在這樣的天氣裏出門的。

有人一腳踢開前門，衝了進來，是兩個持槍的男人。

兩人中個子較高、年紀較大的用槍指著年輕婦女的腰部，喝道：「不許動！屋裏還有人嗎？」

她搖搖頭，沒有說話。

「好，你現在可以坐下，但要慢慢地，兩手放在身體兩側。」

她慢慢地坐下。

屋裏唯一的光線就是一盞煤油燈。電早就停了。廚房裏傳來半導體收音機播放的音樂。

闖進來的兩個人都沒有戴帽子，留著平頭，穿著濕透的藍色斜紋布制服。

「喬尼，關上門。」年紀大些的命令道。「然後去瞧瞧，這兒是不是還有別人，她可能在撒謊。」

喬尼是個二十歲的年輕人，小矮個，非常削瘦。他猶豫了一會兒，盯著面前的年輕女人。她長相一般，但身材極好，穿著無袖短上衣和時髦的短外褲，顯得非常健壯。喬尼砰地一聲關上門，用一張桌子頂住，然後開始搜索房子。

另外那個男人走到女人後面，他肩膀很寬，腹部很平，眼睛顯得很緊張，眼睛周圍是一圈黑暈，他的年紀可能有三十五到五十之間。

他用槍口頂住女人的頭，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凱倫，」她努力使自己的聲音鎮靜下來，本能告訴她，任何驚慌的表示都對自己不利。

「誰和你住在這兒？」

「我不住在這兒，這是我父母住的。不過，他們出門去了。我是個教師——我住在鎮上。我來這裏為他們收拾房子，被暴風雨困住了。」

「我們迷了路。我們在B公路往州際公路走的時候，遇到一個洪水衝毀的缺口，不得不轉上小路，結果到了這裏。這裏通往什麼地方？」

「這裏一樣是在B公路上，只是從這裏走要多費幾分鐘。」

「這中間沒有橋梁嗎？」

「沒有，不會再有洪水衝出的缺口。」

「開車到這兒，我們要上一個小山，山那邊是什麼？另一座農場？」

「附近三英哩內沒有住家。」

「如果你聽收音機的話，你一定知道我們是什麼人，除了龍捲風外，我們可算是重要新聞了。」

「是的，」她說，「我知道。我不記得你的名字——」

「加洛克。」他輕鬆地說。

「你和你的朋友昨天越獄，全國一半的警察正在追捕你們。」

她懶得多說。加洛克是以謀殺罪入獄的，喬尼則是強姦罪。

自從越獄後，他們曾開槍打死一位司機，偷走那人的車，而且在路邊餐廳活活打死一位證人。新聞中稱他們為「嗜血的殺人犯。」

喬尼回來報告說：「沒有別人，但我發現了這個。」

他拿著一張凱倫的褪色照片，那時候她是個長得並不好看的少女，她和一對中年夫婦站在一起。照片中的男人穿著警察制服。

「你爸爸是警察？」加洛克問。

「是的，」她承認說。「可是他現在已經不是警察了，在一次追捕超車人時受了傷，以後就退休了。」

「你父母現在在哪兒？」

「德克薩斯州有一個小集市，他們下星期才回來。」

「什麼市？」

「小集市，」她重複說，「那地方誰都可以去，同時買賣任何東西。我父親的退休金差不多不夠用，他們以買賣古董補貼家用，你們瞧瞧——」加洛克仔細打量屋裏，她說的不錯，客廳和餐廳看上去不像農舍，倒像是古董店。牆上掛著配有維多利亞式畫框的畫，架子上和瓷器櫃裏全是瓷器和玻璃器皿，地板上堆滿了舊桌子和椅子。

「你非常冷靜，」加洛克說，「我佩服有理智、不亂叫的女人，像今天早上那個女人，我們不得不讓她閉嘴——」他並不是在誇獎她，而是在刺探她。

「沒有必要尖叫，」凱倫盡可能從容地說，「反正只有你們倆聽見。」

「聰明，如果暴風雨越來越大的話，你這裏有躲避的地下室嗎？」

「門在廚房的地板上。」

喬尼走進廚房，掀起地下室的門，用煤油燈照著瞧瞧，然後叫道：「那裏面不是豪華旅館，不過如果必要，可以將就。」

「屋裏有槍嗎？」加洛特繼續問。「如果老人過去是警察，他一定有槍。」

「兩支獵槍，一把散彈槍和兩把左輪，」她毫不猶豫地回答說，「都鎖在樓上一個盒子裏。鑰匙在我父親那裏。如果你們要的話，可以砸開取走。」

「我們離開時會帶走的。」

「你們真聰明，」凱倫說，「離開汽車，找個避難所。如果有龍捲風來的話，在汽車裏是最危險的。」

她說這些話，是要使加洛特別多想槍的事，因為有一把她沒有提到，一把古老的雙管獵槍，就掛在餐廳壁爐架上。

從外表看，這是一個沒有用的古董，除了裝飾之外，別無他用。

它高高地掛著，要取下它，還得用一個椅子墊腳。

但是，雖然是古董，並不是沒有用。雖然它很舊，子彈卻是上膛的，性能很好。他父親曾經說，這把老槍是救命用的，他希望永遠不要用它。但是，一個當過警察的人，現在又住在偏僻的鄉下，那些對他懷恨在心的人可能前來報復。所以，用這把槍以備萬一。

不過，現在這把獵槍對凱倫並無用處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爬上去取槍是不可能的。加洛克把槍從她頭上拿開，插進腰裏。

「好，」他慢吞吞地說，「我們從早到晚沒有吃過東西，而且我以前也沒有吃過警察女兒做的飯。你進廚房，給我們做點東西，快點。」

她準備快餐時，兩個男人邊喝啤酒，邊注意她的每一個動作，在他們吃飯時，他們要她坐在餐桌對面——獵槍就在他們身後的牆上。

他們吃過飯後，凱倫收拾桌子，又拿出一些啤酒，收音機裏播音員報告說，有更多的龍捲風即將襲來。

「我想，」凱倫坐回她的椅子，「你們兩位都沒有見過龍捲風吧？」

「沒有，我沒有見過，」加洛克說，「我也不想見。」

喬尼問：「你見過嗎？」

「見過。」

「什麼樣的？」

她回憶起許多年前恐怖的下午：「它是一個黑黑的、旋轉的地獄，聽說龍捲風的速度快得像子彈一樣，會把木片打進你的頭顱中，玻璃片也會。如果你靠近窗子的話，你會被切成一條條的。」

喬尼不安地瞥了一眼餐廳的大窗子：「那麼，坐在這兒很危險。我們應該像收音機說的那樣，到地下室去。」

「是有點危險，」凱倫承認說，「如果龍捲風從空中正好落到這裏，那麼我們全都完蛋。不過，如果它是從地面向你吹來的話，你可能會知道，同時也會有警告。即使在夜晚，你看不見龍捲風，但是，你可以聽見。」

「我讀過有關龍捲風的報導，」喬尼對她說，「它們發出很大的聲音。」

「是的，就像火車聲。那次我聽到聲音時，是在空曠的鄉下，我抬頭一看，龍捲風正向我捲來。附近有條水溝，我靈機一動，鑽進陰溝裏，雖然如此，我能活下來，真是奇蹟。你知道龍捲風會把人怎麼樣嗎？它把人高高捲起，捲到高空，等落下來時，已經不成人樣了。有時候——」

「夠了，」加洛克很不高興地說，顯然，談到龍捲風使他不安。「我已經聽夠了。」

他又仔細打量了一遍屋裏，這一次更緩慢、更徹底。他的目光在那支舊獵槍上停留了一下。

他問：「這裏有錢嗎？」

「我皮包裏只有幾塊錢，我父親出門時，從不在家留錢。」

「哦，」加洛克對喬尼說，「去拿來，然後搜一下，看有沒有藏著錢。」

喬尼拿過凱倫的錢包，翻出幾塊錢，他厭惡地說：「四元三角五分。」

他將錢塞進口袋，開始仔細搜查屋子。他扔下架子上的東西，拉出所有的抽屜，把裏面的東西都倒在地上。這部分是搜索，部分是破壞。當他搗毀她父母辛苦收集的瓷器、玻璃器皿和其他藝術品時，她捂住嘴，以免自己喊出來。喬尼搜過樓下的東西後，又上了樓。他們可以聽到他四處走動、摔東西的聲音。

加洛克一邊喝啤酒，一邊監視凱倫，臉上是毫無幽默感的微笑。啤酒中微量的酒精似乎影響了他的情緒。顯然，她正和一位精神病患者打交道，他隨時可能發狂。

喬尼只帶了幾塊硬幣下來。

「我告訴過你，」凱倫耐心地說，「我父親不留錢在家的。」

「是啊，」加洛克用怪異的眼光看著她，「真是太糟了，如果他留錢的話，我們可以更友好些，我們需要錢出國。」

「真遺憾。」

「你現在只知道遺憾，不過，在我們幹掉你之前，你會真正感到遺憾的。」在真正動手之前，他正在用語言折磨她，她必須盡可能地拖延時間。

「爲什麼你要傷害我呢？」她盡量心平氣和地說，「我沒有跟你們過不去，我一直照你們的吩咐做。」

「也許因爲你是警察的女兒，我們一向討厭警察，以及和他們有關的人。實際上，我們也不大喜歡教師。你喜歡嗎，喬尼？」

喬尼愚蠢地對她咧嘴一笑。

「反正不能讓你活下去，」加洛克繼續說道，「警方認爲我們在兩百英哩之外的地方，如果你活著，你馬上會向警方報告的。」

「你可以把我鎖在地下室，那你們就有時間逃走了。」

「不，不能冒險，」加洛克想了想又說，「好，我們把你鎖在地下室，但是，我們會讓你永遠爬不出來。有人會感到奇怪，爲什麼最近沒有看見你，等他們進來時，可能已經太晚了。」

雖然她內心非常恐懼，但她還是努力笑了笑說：「你是在嚇唬我，啊，我是被你嚇壞了。誰會不害怕呢？但是，你知道你不必殺我，加洛克，如果你不想留下我的話，你可以帶我一起走。我不會輕舉妄動的。我願意——」她停了一下——「等等，你聽到那個沒有？」

加洛克站起來：「聽到什麼？」

「住口，」喬尼打斷他，他臉上的微笑消失了。「我想我也聽到了。」

然後，他們大家都清楚地聽到了，聲音很遠，不過在逐漸逼近。

是一列漸漸駛近的火車的聲音——

凱倫站起來，說：「我不瞭解你們，不過，趁著還有時間，我要進那個地下

室！」

她向前邁出一步，但是喬尼搶在她前面衝出去。加洛克猶豫了一下，外面的聲音越來越響，於是他也緊跟在喬尼的後面。

當他們跳向廚房地板門時，凱倫爬上椅子，從架子上取下獵槍，走下來，身體靠在牆上，高舉獵槍，擱在肩上瞄準。

當加洛克抬起頭，伸手掏槍時，她扣動扳機，然後又是一槍。黎明時分，凱倫面無表情地站在客廳窗口，看著加洛克的屍體被抬上救護車。他當場被打死。喬尼受了重傷，但死不了。

一位警察站在凱倫身邊，說：「我理解你的感受，不論多麼公正，殺人總是很可怕的。但是，你別無選擇。如果你不殺了他們。可以肯定，他們一定會殺了你。」

「我知道，那是我唯一的選擇。」

「說到底，不是你非常幸運，就是他們太粗心大意，讓你拿到了槍。」

「哦，那個啊，」她淡淡地一笑，「那時候，他們正要進入地下室躲避龍捲風，我曾經告訴他們，龍捲風聽起來就像是一列急駛的火車。」她的目光落到山的那邊，也就是聖路易和舊金山的鐵路主幹線。「所以，當火車像平常一樣，在十點前一點高速駛過時，我騙他們說，龍捲風就要來了。」

----- (完)